

逆境下的香港人系列

2020庚子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顛覆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秩序，殺大家一個措手不及。這段期間，我們或許努力地回想，原本的正常生活究竟是如何的？對香港人而言，這段日子肯定也不好過。一方面，疫症的出現，令17年前沙士的慘痛回憶在港人眼前逐格重播；另一方面，它亦影響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富翁窮人無一倖免。然而，除非時間停頓，否則日子還是得過下去。在此系列專題中，記者訪問了不同年齡、背景的香港人，了解他們「疫境」之下的故事。感染數字總有歸零的一天，但疫情重創社會的民生與經濟，帶來眾多「後遺症」。此時此刻，前景仍不明朗，香港人唯有盡力過好每一天。

衣箱重開多阻難 梨園盼弦動音再起



靈宵劇團的牌匾。

2020年的這場疫情，令得整個粵劇界幾乎全面停擺四個月，皆因響應抗疫，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關閉了全港所有戲院，導致整個業界四個月以來未有演出。出生於香港粵劇世家，三代皆為粵樂名家，精通各種擊樂、管樂、弦樂、彈撥樂及樂理，被稱為粵劇界「全能樂師」的高潤鴻感嘆當下艱難日子前所未有，是其父親、祖父從業多年也未見過的局面。然而高潤鴻與妻子謝曉瑩有自己的劇團，承受的壓力和負擔更大，日常盡量保持正向心態，新劇演出無期仍照排練，為未來演出做好準備。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高潤鴻（左）與謝曉瑩仍照常排練。



靈宵劇團戲曲總會的排練廳。

從業需要情懷與堅持 有心育苗樹難成

疫情之下的業界寒冬，不僅造成了大量從業者的流失，更令許多原本有意進入粵劇界發展的年輕人望而卻步。「從事粵劇行業並非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興趣與嗜好。」高潤鴻說，現今願意入行的人十分緊缺，因此通常不是他們去吸納人才，而是先吸引有興趣的素人入行，再發掘其潛能並加以培養，他將這種培養方式稱為「先入行，再磨練」。但是，為培養出更高質素的粵劇界新人，高潤鴻認為還有許多路要行。

於他的父輩及更早時期，最尋常的培養方式是「師徒制」，甚至還有像他一樣的「家庭制」，而今出現了八和粵劇學院、香港演藝學院的粵劇專業等「學院派」，報讀之人不少。不過，高潤鴻認為即便接受過學院系統性的教育，從業還是要由入劇團開始：「學院派師資很好，在基礎方面比如走台、樂器演奏技巧等都可以教得很到位，但真正演出，還是要跟着有經驗的前輩實踐，只有跟劇團演出，你才會知道有些突發性狀況要怎樣處理。」

師徒距離遠阻礙多

「學院派」師徒之間的距離感也是另一重障礙。「老師比較溫和，學生的吸收就比較尷尬。從前隨師父入團，演出就是工作，有任何差錯就會遭到班主和前輩毫不留情的責罵，感到壓力才會做得更好。像我是由父親一手帶出，關係親密便更嚴厲，『嚴師出高徒』，現在仍是這個道理。」

在常年對新人的挖掘過程中，高潤鴻已慧眼獨具。他認為唯有師徒關係更加親密，才可實現對新人更為精準的觀察判斷：「新人有些身體柔軟度好，一跳幾高，或是學樂器容易上手，稍微玩一玩便會，這些都容易看出一個人是有天賦的，但這樣的學生不一定能比得過那些看起來天賦不足、學習費力的。」高潤鴻說，從事這行有天賦固然重要，但自己更在意學生是否刻苦，願意為表演付出多少心機。他希望粵劇界的新一代，不僅可以技藝精良，還要有創新意識，做出更吸引觀眾的劇集，肩負起復興行業的使命。

今年1月28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宣布次日開始關閉全港的文化設施與場館，高潤鴻擔任總監的靈宵劇團立刻煞停原定當晚就要在高山劇場開啟的一連三日賀歲演出。「如果只得一場，那28日晚做完便算，但原計劃3場，只演一場非常不便，劇團許多衣箱運來運去的費用都是筆很大開支，因此最後還是決定取消。」自那之後，粵劇界大小劇團所有演出全面停擺，全無收入。靈宵劇團於4個月內取消演出40餘場，疫情之中面臨的諸多問題，幾乎都觸及大家經驗的盲區。儘管業界也有團結起來做一些努力，整個行業還是經受了不可避免的損傷。

隔行隔位賣票影響戲迷心情

靈宵劇團戲曲總會的排練廳內，身為正印花旦的高潤鴻妻子謝曉瑩，正和其他演員緊鑼密鼓地排練着預計於6月中旬在沙田大會堂開演的新劇《畫皮》。儘管目前不知能否如期演出，高潤鴻還是讓劇團於3月就恢復了僅限演員和他一位樂師的小範圍排練，4月底開放賣票。「票賣得幾好，戲迷很久有戲睇，也知我們不易，都很捧場。」

不過，售票之始高潤鴻並未考慮到需要隔行的問題，只想到去年社運至現下疫情，市民消費意願已不高，故將高價的前排座收至僅6排，第7排向後全都是半價票，均是在每橫向八個座位之間，空出兩個座位。「但之後又被要求隔行，這樣下來觀眾坐不到原本買的那行，全部要向后推。要和觀眾溝通很困難，他們未必會體諒。」高潤鴻感到擔心，只能暫時停售，重新劃位。

他還提到，早前取消的賀歲演出也是費了很多心思重新編寫的劇目，不僅前期宣傳都付諸東流，事後的退票過程更是令他心有苦難言。靈宵劇團的演出均通過演出所在的場館進行售票，退票時也只能通過高山劇場進行，但在劇院關閉情況下退票也相應推遲，直至4月才落實。不少觀眾都是長者，其間看到其他自行售票的劇團很快便退回錢款，對靈宵劇團的拖延感到不滿。「我哋每日接好多電話，都是問幾時退票啊，你哋是否呢錢？」高潤鴻坦言，這涉及到劇團的品牌信譽問題，只能一遍遍向戲迷解釋，遇到太過急迫的觀眾便先自行墊付退款，但難免心情受到影響。

疫情前景不明朗，高潤鴻預計即使恢復演出，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需要實行隔行隔位賣票。「其實每場所有半價飛都是我們自己負擔成本，經營劇團不會想要賺很多錢，次次都是將所有數目算得確切，現在又縮水一半人，對業界來講都是很大衝擊。」他所期望的，就是趕緊研究出徹底控制疫情的方法，便不必再擔心票房落差。

粵劇編劇成受資助「局外人」

早前，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撥出1.5億元設立藝文界資助計劃，資助不同藝術團體和個人藝術工作者。粵劇界收到的資助由八和會館派發，按照取消演出的場次計算，分配給每場演出之工作人員。高潤鴻透露，八和會館及時擬定了一份分配計劃供康文署參考，通過會議討論，修改多次後得出了受多人認可的分配方案，因建議書十分清晰，立法會財委會很快下撥了基金。

高潤鴻說，這個資助金對於群眾演員來說很有利，因為每取消一場所獲補助和他們原本參加演出的收入相當；對於二線配角，就只能獲得

早前取消的賀歲演出也是費了很多心思重新編寫的劇目。



預計於六月中旬在沙田大會堂開演的新劇《畫皮》。



提倡粵劇「年輕化」 求新但不逾矩

粵劇通常源於中國古典文學故事，在當今要如何演繹好這些故事，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會用一些比較貼近現代觀眾的方式，如加快劇情，提高武打動作難度，運用特殊燈光效果等。」高潤鴻說，粵劇「年輕化」一直是靈宵劇團的重要理念，劇團之後的創作也會不斷作出更大膽的嘗試，但是，也有許多「規矩」是會堅守不變的：「比如不可以將唱段句式、音韻平仄寫錯，因為粵劇是比較傳統的，演繹方式上可不斷創新，但比較內涵、關乎文學性的，我們不能改變它。」

近年來出現一些「黑盒劇場」，即在較狹小的空間內，打破觀眾與舞台之間界線，進行互動性較強的粵劇演出。高潤鴻說，他不抗拒這樣的新形式，不過，戲曲從來都有一種「高台教化」作用，所以才會選擇高於觀眾席的高台進行演出，一旦沒了舞台與觀眾席的界線，教化效果恐就難以達成。「當然，如果只是想要宣傳或者導賞作用，這種表演形式也是可以的。」他期望有更多新的演繹形式出現，令更多人走近粵劇藝術。



靈宵劇團戲曲總會的排練廳內，掛着劇團歷年演出的海報。